

世界上再也没有痛悔更让人寝食难安的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一直无法与自己和解。



留住时光

1997年的一天，我的一位作者——其时我在县报副刊做编辑——打电话告诉我：“县里来了位挂职领导。”这位作者擅写小小说，他将这话当作小小说的开头。我跳过这个开头，等他的下文。“该领导来自遥远的吉林。”这句话有了点情节。我仍继续等。我等来的第三句是：“该领导是作家。”情节向高潮迈进。更精彩的内容是最后这句：“该领导将分管文教。”我迅速评估了这位作者向我透露的信息。我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甚至，我的心跳也加快了。我想，我的卑劣本性正是在这个时候露头的。

给我打电话的这位作者供职于某县级机关，可谓消息灵通人士。他第一时间获悉这个消息，又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可以看作对我的一种贿赂，一种“语言贿赂”，毕竟我掌握着稿件的生死大权。几天后，这位作者又打电话来，说他已经拜访了那位作家领导，并且向他介绍了我。那位作家领导初来乍到，很想结识县里的文学作者，听说了我的创作情况后，作家领导急着要见我。我还记得我的那位作者在电话里用的是一种恩赐的语气，仿佛在暗示我，日后我要是发迹了，可能忘不了他这个“伯乐”。

我五味杂陈，有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也有种大喜过望、情难自禁的感觉。我还有种将要苦尽甘来、出人头地的感觉。要是我能得到这位作家领导的赏识，我的命运说不定会随之改变。那时我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小有成就，我是多么渴望调到文联搞专业创作。再不济，一年请上几个月的创作假也行。幼稚天



兼得斋夜话

当活生生的作品变成一组组数字后，传统方式布展时可能出现灵感与好主意从此绝迹，艺术创作的最后一米被提前切断。

布展那些事

□杨譚

在梦里，为布展的事我和人吵了一架，人众我寡把自己气醒时正好是凌晨三点。

我坚持要自己布展，众人都说都什么时代了，给别人做算了。

曾经的时候，书画创作的快乐不仅仅在画室，还延伸到了装裱与布展。每当有一张稍微像样一点的作品出来，便急着送去装裱，不但催进度，中途还要赶过去，拿回家后立即挂起来，自我欣赏、斟酌一番。

以前办展，布展的事大多是作者自己完成的，有的人自己没有作品参展，也喜欢热情襄助。布展时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布完展，如果正好逢到饭点，找一家小酒馆，微醺之际，放言无边际，说些“私房话”，真是快哉快哉！后来展览规模越搞越大，展厅随之越来越大，展品的面积体积也越来越庞大，卷轴这一传统书画装裱形式难免显得捉襟见肘，慢慢地被一些新的形式所代替，布展也发展成了一个专门产业。在人们的印象中，布展这个几个朋友就能七手八脚搞定的事已经成了昨天。

十多年前，有一次一个大型商场的画廊邀我去办展，布展的事由主办方交给了其旗下的一个广告公司。他们先把作品拍成照片，然后量了尺寸，最后输入电脑进行设计。布展时按设计图施工。此法虽然科学，但当活生生的作品变成一组组数字后，传统方式布展时可能出现的灵感与好主意从此绝迹，艺术创作的最后一米被提前切断。

2012年去苏州姜昆艺术馆办个展，馆长要求我提前一个星期把装裱好的作品送去。送那天，办好交接手续后，馆长问我：“你还有事吗？”我说没事。馆长说：“那你可以回去了。”见我愣在那儿，馆长补充说：“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琢磨调整展品，你一周后准时来参加开幕式就可以了。”一个星期后，踏进展厅的一刹那，我被感动得差点要哭了，那些平庸的作品，经过他们的精心排布，已经成了“美人儿”。就在上个月，听一个传媒老总谈布展，他说现在搞活动，就要像创作一件艺术品一样去构思、策划，要加入许多现代的、传统的、自然的因子进去。后来搜索了那位老总的几件“作品”，觉得他布的展，都如冷美人一般，而我，偏偏割舍不下人世间的烟火与温暖。

忽然想起早年在启东时跟随施惠新老老师办“三人展”的事来。那次布展时，施老师认为应该加上各自放大的黑白肖像照更好。我于是急匆匆地到少年宫找王向阳拍摄，照片洗出来后，发现衣领上的污渍与脸上的泥灰还在。据事后反馈，那次展览上的照片，竟然也成了一个亮点。

人生亦是展览，纷纷然你方展罢我登场。

真的我认为，只要这位作家领导跟相关部门打个招呼，事情肯定能搞定。我的意识深处还有这样的想法：即便我的命运无法改变，跟这位领导处个朋友，随侍他身旁，那将是多大的荣耀啊，我的身价也陡升，我的虚荣心将会得到极大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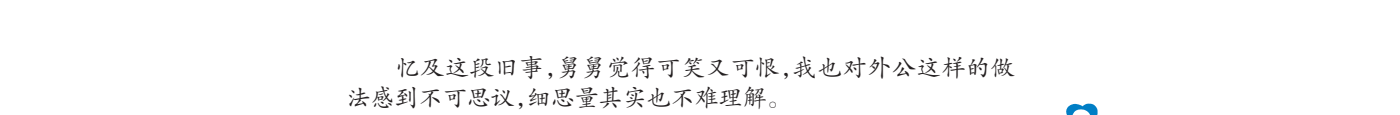
去县府见作家领导的那天，我特地穿了身笔挺的正装。我想拎个果篮或礼包之类的东西，但觉得太俗了，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好看。思之再三，我带了几本载有我作品的重要刊物。其中有一本是1994年创刊的《大家》杂志，上面有我的小说《金戒指遗址》。当时，杂志社只寄了一本样刊给我。对于这本样刊，我一直珍藏着，从不拿出来。我知道，一旦丢失，很难再找到一本了。可是那天，我还是冒着被丢失的风险，带到作家领导那儿去了。我完全清楚我这样做的目的——让领导对我刮目相看，让他知道在如东这个小地方也有这样的文学作者，看重我，从而获得他的青睐。

领导姓吴，还是爱新觉罗的后裔，生有东北人的棱角分明的四方面庞，拖着大背头，很有气质，有点像电影演员蒲克，遗憾的是个头矮了点。他对我好像一见如故，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时他办公室的门敞着，我敲了敲门板，他一下从屋里奔出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我知道你是谁了，快进来，我来泡西湖龙井。当时我和他身处走廊，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机关的，也有来自基层的，领导与我握手的情景，人们尽收眼底。我觉得很受用，很风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办公室的门仍然敞着，来来往往的人会看到领导与我坐在沙发上促膝谈心，亲密无间。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坐于朝堂，那种感觉美妙得无以复加。我一下理解了我的那位作者。

翻着我带去的杂志，领导脸上浮现出肃然起敬的表情，连连慨叹，果然名不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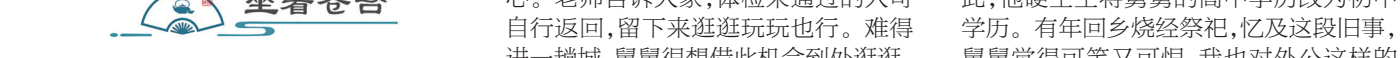
美丽乡村 吴有涛摄



忆及这段旧事，舅舅觉得可笑又可恨，我也对外公这样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细思量其实也不难理解。

那年的考生

□江徐



坐看苍台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夏天一到，红的石榴、白的栀子、紫的玉簪、红红白白的夹竹桃竞相开花。更有樱桃红熟，芭蕉绿雨，枝头青梅可煮酒，麦子一天黄似一天，专等农人来收割。五六月份的乡野风光俨然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色彩浓郁，鲜明耀眼。

每年这时节，城市进入禁噪期，超市货架摆上状元糕状元粽。新一茬的学子，在越过书山、渡过学海之后，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像山里人采摘峭壁上的虎耳草那样，攀蟾折桂。到后来，免不得几家欢喜几家愁，最初总是一样心怀热望与期许。

我是初中直接考取的五年限师范，没有体验过高考，却也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出那份期盼的劲头。有一年五一假期，我从学校回去，在外婆的衾奁盒里翻到一堆旧物，其中有两封信件，舅舅写给外公外婆的家书，信纸是从作业簿上撕下来的纸。那时候外公在上海公交公司上班，外婆身体欠安，常去上海看病、休养，家里大小事务都由大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照管。

在信中，舅舅汇报了中考前参加体检的情况。他所在中学的15个人，加上另外一所中学的10个人，一起乘车到县城招待室，住了一夜，第二天开始体检。舅舅复检没有合格，他让外公外婆放

传啊，没想到如东这个小地方这么出人啊。那天，我也把《作家》杂志带去了，他眼睛一亮，我是《作家》杂志的法律顾问呐。我问他是否认识宗仁发。他就像一个被冤枉了的孩子急忙争辩，岂止是认识啊，我们可是铁哥们。宗仁发跟我关系也不错，领导这么说，我有种“终于找到你了”的感觉。我记得这是《红灯记》里磨刀人对李玉和说的话。接着我们又聊了会儿文学，当然是浮光掠影，我敏感地发现，他也只能浮光掠影地聊。哦，我送一本我的作品给你，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找出一本小册子，双手捧着，恭恭敬敬递给我。我站起身接过来。直着他的面翻阅是不礼貌的，所以我一直拿着。领导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忙碌是可想而知的，我起身告辞。他爽朗地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以后有空常来。你的作品我要好好拜读，向你学习啊。他送我到门厅，目送我走远。我翻开那本小册子，原来是本办案的小故事汇编。我有点失望。

现在我回过头来审视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我觉得我做得没有错：结识一位文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有机会我们可以坐下来切磋交流写作，何况他又是宗仁发的哥儿们。问题是后来，我在虚荣心的支使下所干的事。

再来说说我的那位作者。可以说，他结交作家领导的心理与我如出一辙，将之视为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改变命运或荣耀感）。他隔三差五就安排一次饭局，每次都要叫上我。我知道，要是我不去，饭桌上肯定会缺少点什么。而在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这样可以一次次走近作家领导，感情这东西不就是通过“一次次走近”慢慢培养起来的吗？后来我发现，有着那种奴才心理的人何止我和我的那位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县里越来越多的文学作者知道了我

与我的那位作者跟作家领导走得很近，所以，不是打电话给我，就是打电话给我那位作者，恳请我们帮忙，请作家领导吃一次饭，显然，他们也迫不及待想跟作家领导搭上关系。我和我的那位作者当然是有求必应，而作家领导也不推托。这也很好理解，他刚从广袤的东北平原来到南黄海之滨，举目无亲，生活寂寞，所以也乐意亲民。顺便说一下，打电话给我的人里面，有一位叫许福明，是做黄沙砂石生意的小老板。许老板算不上文学作者，但却是一位有着专业精神的文学读者。他的自建楼房里，专门辟出一大间做书房，依墙而立的书橱顶到天花板，摆满了古今中外名著，图书馆没有的文学杂志他都有。只可惜他请作家领导吃的都是猪身上的一套，猪头肉，猪耳朵，等等。吃完出来，我们一致诟病了许老板。但作家领导却很满意，说这是民间的味道。

那些日子，这个世上最疼爱我的姑娘正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她多么希望我有空就能守在她病床前，这会减轻她的疼痛，也会抵御我父亲不堪入耳的叱责，因为姑娘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可是我却义无反顾地走向觥筹交错的酒桌，与那位作家领导猜拳行令，谈笑风生，竭尽谄媚之能事。我姑娘在病床上并没有挣扎多少时日就去世了，这时，痛悔才像潮水般涌来，彻底淹没了。我当时很希望作家领导能参加我姑娘的葬礼，但他说太忙了，实在抽不开身。我当然能理解，后来我请上人情的朋友吃饭，也请了他。他在饭桌上轻描淡写地说，入土为安吧。这种痛悔一直咬噬着我。世界上再也没有痛悔更让人寝食难安的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一直无法与自己和解。我希望通过写《姑娘》来与卑劣的我告别，但事实并非如此。老天其实是公平的。



音韵如诉



无论在东方抑或西方，我们头顶上的月亮都是同一个，它皎洁、明亮、超凡脱俗，每个人寄托给月亮的愿望都是美好而纯真的。

优雅是永不褪色的美

□南西

观影如同读书，时间一久，有些看完，记忆会随风而逝，渐渐消弭在时光的叶脉里。能被记忆筛选留下的，即是经典，譬如1989年的美国喜剧片《为黛西小姐开车》。

黛西小姐，是位年届古稀的白人犹太寡妇，丈夫去世后继承了不菲家产。自小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她，早已将节俭根植于心，虽手头阔绰，却从不浪费。

尽管年事已高，黛西还是坚持自己的活由自己来干，她认为这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直到有一天，她独自开车出门，却把车开进了别人家的花园。那次事故之后，儿子不再放心黛西一个人开车，为她请来了黑人司机霍克。但黛西固执地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司机，总是用脸皮给霍克看。霍克主动讨好黛西，给她种的杜鹃花松土，黛西没好气地说：“我种的花不用你管”。霍克觉得墙壁上的一排照片拍得不错，问黛西：“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吗？”黛西又冲了他一下：“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打听。”虽然霍克就在身边，黛西还是执意独自乘电车去食品杂货店买咖啡和燕麦片。霍克说：“像你这样一个有钱的太太，不用跟班，却自己坐无轨电车实在太寒酸相了。”黛西马上正色道：“我不需要你，我也不许你说我有钱。我讨厌，我最讨厌人们对我说道四。”那一本正经又气急败坏的神情，完全像是一个赌气的小孩，看得我忍俊不禁，这个又固执又可爱的黛西小姐好有个性，叫人忍不住地喜欢她。

叫人喜欢的还有黛西小姐的优雅。少时，黛西靠姐姐资助，一路求学成长为一名教师，举手投足尽显知性气质。她喜欢读书，喜欢穿过膝的长裙，开车时戴一副镂空白手套，配一双白色镂空高跟凉鞋。她也喜欢穿粉色的连衣裙，衣领上别一朵同色装饰花，草帽上扎一条同色丝带，背影宛如少女。去礼拜堂时，着一袭水绿色的套裙，发髻上斜插一朵绿色的花相得益彰，衬得肤白唇红。奥黛丽·赫本曾赞：“优雅是永不褪色的美。”拿这句话来夸奖黛西小姐丝毫不为过。

影片中有个镜头：黛西小姐穿一件白色针织衫，坐在窗边的沙发上听着音乐在绣花。窗外，春光明媚，桃红梨白，鸟语啁啾。半椭圆形音箱里传来动人心弦的歌声，是德沃夏克《水仙女》里的咏叹调《月亮颂》：“高挂在丝绒般天上的月亮/你的光芒清冷辉耀/你巡视在幽暗长空/照耀着人们的家园/月亮请你留步/请告诉我的爱在何方……”让人感受到岁月静好。

《水仙女》是德沃夏克创作的一部三幕歌剧作品，脚本由捷克著名诗人杰罗斯拉夫·克伐比尔所作，讲述的是一个如安徒生“小人鱼”般凄美的童话爱情故事。水仙女露莎卡，爱上了常到湖边散步的一位王子。露莎卡求助女巫，让她能变成人，和王子相爱。女巫告诉露莎卡，如果把她变成人，她要付出巨大代价，即永远失去说话和歌唱的能力。假若将来王子背弃了她，她将重新变回水仙女，并将受到同伴们的唾弃和诅咒。露莎卡同意了这些苛刻的条件。她如愿和王子结为了夫妻。然而因为语言上的沟通障碍，王子后来移情别恋爱上了他国的公主，这令露莎卡非常痛苦。直到王子后来也被公主抛弃后，他才幡然醒悟露莎卡对他才是真爱。王子四处找寻露莎卡，在他常去散步的湖边，他见到了水仙女，最后两人相拥一起沉入湖底。

《水仙女》这部歌剧，包含四个音乐主题，其中水仙女的音乐主题是悲剧性的爱情主题，贯穿于歌剧的始终。几乎所有著名的歌剧作品，主角的咏叹调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水仙女》也不例外。朦胧的夜色，清凉的晚风，一轮明月高悬星空，月光在湖面洒下点点银光，水仙女从湖底升上水面，唱起了《月亮颂》，向月亮倾诉内心交织的复杂和矛盾之感。她是一朵水仙花，无法像人类那样开口诉说爱意，皎洁的月亮啊，请告诉她的爱在何方。继续悲哀的吟唱，让这首咏叹调烙上深切绵远的印记。

关于这首咏叹调，我听过一些不同的版本。电影《立春》，亦引用了这首咏叹调。王彩玲在爱情破灭，调入北京无望的双重打击下，独自去到小酒馆里买醉。醉眼蒙眬下，她幻想自己已成为首都大剧院的首席女高音，旁若无人地清唱起《月亮颂》：“月亮请你留步/请告诉我的爱在何方……”然而就在东方抑或西方，我们头顶上的月亮都是同一个，它皎洁、明亮、超凡脱俗，每个人寄托给月亮的愿望都是美好而纯真的。《月亮颂》的歌词唱出了王彩玲的心声，表达了她对理想触摸不到的惆怅之感以及祈求月亮为她指明未来道路的心愿。

很多艺术家都演绎过这首曲目，安德烈·瑞欧和乔舒亚·贝尔的小提琴版，马友友和斯蒂潘·豪瑟的大提琴版都很唯美，不过，我觉得最恰如其分的还是女高音版的独唱，莎拉·布莱曼或者蕾妮·弗莱明的独唱版本，都很动听，毕竟这首曲子本由水仙女来咏唱。一咏三叹的女声咏叹，充满了浪漫与忧伤，恰到好处地抒发了一个妙龄女子对爱情的渴慕向往。所以，也就很好理解为何这首咏叹调诞生以来能持续风靡歌剧院，成为众多女高音的钟爱曲目。

至于《为黛西小姐开车》为何会引用《月亮颂》，我想，除却烘托优雅的格调 and 氛围，映照出黛西小姐的个人品位，应该还有暗示黛西与水仙女个性的类同：同样固执而倔强，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处世原则，同时也渴求他人的关爱与理解。

影片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黛西和霍克之间的隔膜渐渐消融。曾为教师的黛西小姐，主动教霍克识字，霍克最终成为黛西最好的朋友，陪伴她度过孤独的晚年生活，温暖了黛西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为黛西小姐开车》大放异彩。黛西小姐的饰演者杰西卡·坦迪凭此角色封后，司机霍克的饰演者摩根·弗里曼获最佳男主角提名。两人的对手戏成为影史上跨越种族的老年友谊的范本。